

• 发现上海丛书 •

—上海—

一座近代都市的小传

A Brief biography of Shanghai

罗苏文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一座近代都市的小传

罗苏文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一座近代都市的小传/罗苏文著.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9

(发现上海丛书)

ISBN 978 - 7 - 208 - 08679 - 1

I. 上... II. 罗... III. 上海市-地方史-近代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3432 号

责任编辑 曹培雷

美术编辑 杨德鸿

封面设计 董一瑜 蔡新华

· 发现上海丛书 ·

上海:一座近代都市的小传

罗苏文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19,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250

ISBN 978 - 7 - 208 - 08679 - 1/K · 1570

定价 22.00 元

前 言

近代上海是一个由中华文化哺育，沐浴着近代城市化洗礼的婴孩，它的成长注定会给近代中国留下惊喜、难忘的往事。

开埠前的上海是个华东滨海县城。城墙、街巷、屋宇显露出江南水乡市镇的印记，饮食、娱乐、民俗深受方言语区（吴语区太湖片的苏沪嘉小片）的浸润熏染。上海近六百年的城市年轮延续着汉族化、江南化的运行轨迹，以稻棉耕织自给，并分担朝廷重赋，兼作南北沿海贸易中转口岸而小有名声，却迟迟无缘充分展示其个性专长。

1843年后的上海，依据中英《江宁条约》，成为国际贸易海港城市网络的新成员。租界辟设、西学东渐，在上海营造了容纳外侨移居的居留地，也形成一块汇集中外资源、融合多元文化的近代城市文化沃土。不出百年，这个原本植根于江南文化数千年的滋养，中华帝国版图东

端的弹丸之地，就脱胎换骨，跃居中国首位近代都市、远东大都会，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文化奇观，也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上海谜团：这些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晚清，来自欧美的近代文明火种在上海租界落地，留下不寻常的故事。诸如移植地方行政自治制度，引进推动近代城市化的科技发明，培育现代娱乐消费市场等等，异彩夺目。这段往事是上海从一个单一民族化、地方化县城走向世界都市的珍贵记忆，是这座近代城市的基石。它展示了近代上海“变身”的文化魅力：多民族、多语言的文化差异在相邻共处、融合存异的氛围中，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上海城市的文化创新能力得以激发、提升，上海成为多元文化哺育的奇葩。

近代上海的成长史奇妙独特。它如同沧海遗珠，幸运地诞生于亚洲大陆中点的江海交汇处，又幸运地率先成为晚清向世界敞开的东大门。于是，作为中国走向近代世界的先行者之一，上海以文化上的超民族化获得自身潜力的空前释放，营造出一个集聚、辐射近代文化创造力的大舞台，跻身现代世界城市之列。

上海，作为一个现代文化符号，既体现江南、长江、华东、中国，也属于东亚、亚洲、太平洋、世界。

目 录

前言\4

一、变身：古老而年轻的滨海滩地\2

姐妹河：沪渎会浦江\4

仰视苏杭的港城\9

“阿美士德号”首访上海\15

二、城墙外的新邻居\22

从战到和：两个世界的共处\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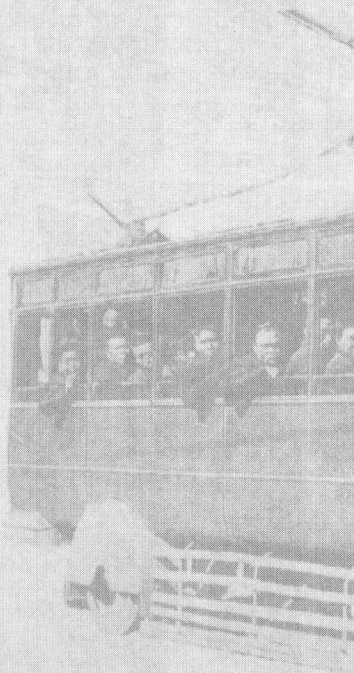
工部局：上海自治会\31

华洋杂居\38

“上海专家”\42

三、“洋场”肖像\56

外滩：美丽的“眼睛”\56



公园的诞生\67

跑马厅与市政厅\75

四、都市“守护神”\88

道契的神通\88

“洋公堂”:会审公廨\95

火警卫士与马路法规\108

公共卫生的防线\119

五、神奇的礼物\130

“地火”与自来水\130

耀眼的新光源\149

“铁龙”与“火轮车”\176

六、时尚之都\188

二元空间的叠影\188

跨越与疏离\190

上海人:“他们”与“我们”\196

西乐和声与电影迷宫\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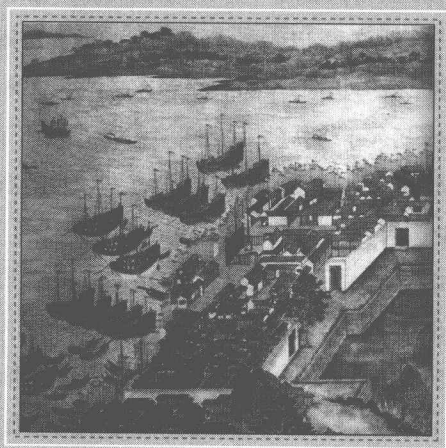
“象牙之塔”与印刷机\216

主要参考书目\225



变身： 古老而年轻的滨海滩地

Transfiguration: An Old but Fresh Alluvial Land



一、变身：古老而年轻的滨海滩地

上海，地处欧亚大陆的东端，中国东部海岸线的中点，诞生在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它的地貌演变至少可以追溯到25 000年前，当时这里是西通巨泊（今太湖），东接大海的一片浅海。这片浅海滩地承受着来自远古华夏大地和大海丰厚、奇幻的馈赠。

从青藏高原出发的长江水在奔向大海的怀抱时，将它沿途携带的泥沙倾泻在出海口，大海昼夜的潮汐起落让多种海洋生物的介壳层叠堆积，于是这片寂静沉睡的浅海逐渐成陆，在沙嘴的边沿形成一道绵延无际、缓缓东进的带状高地——海岸线，上海在经历异乎寻常的漫长期待后，终于出生了。

上海西境的地貌类型属湖沼洼地，但在松江西北部却隆起一组东北、西南走向的十余处火山岩残丘。它们以中生代熔岩和火山碎屑岩分布最广，高的不及百米，低的不足40米，它们貌不惊世，却来历不凡，生成时间约在1.5亿年左右，是穿越远古的稀客。它们如同上海的始祖，静观着这片滩地的沧桑变迁：距今6 000年至4 000年前，先民已在今天上海市西境的青浦栽种水稻，而上海东端的海岸线直到5世纪才触及今天市中心区西界的闵行；沉眠于海平面下的浦东于公元9世纪苏醒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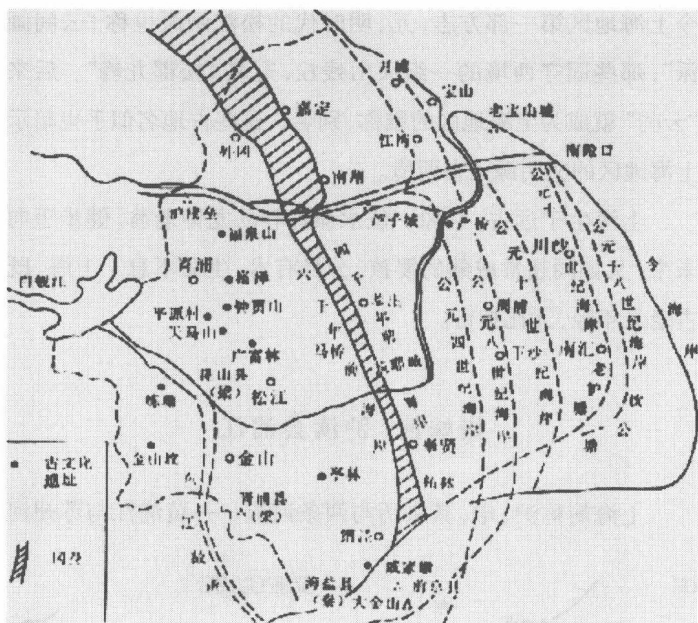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地区海岸线变迁图

脸，洒落在长江出海口的点点沙洲在持续近千年的养育后才逐个牵手连成错落有致的岛屿。14世纪至17世纪崇明岛的现身跨越了近300年，横沙岛在1858年相貌还模糊不清，至今上海的群岛家族仍在执著地东进，它的前锋是九段沙，年方半百。

上海地区的古地名各有来历。“云间”是古代松江地区的俗称，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年）成书的《云间志》是

今上海地区第一部方志，元、明时代的松江画派也称“云间画派”，那些固守西境的一组火山残丘，冠名“松郡九峰”。后来“云间”就成为上海地区的雅称、别名。这些古地名似乎也暗示上海地区的文明源头在西境。

上海生于远古，它像一位永葆青春的龙钟老翁，健步迈向未来；又如同超常成熟的婴孩，分身有术，生命不息。上海，既古老又年轻，无比神奇。

姐妹河：沪渎会浦江

上海简称沪、申，其来历与两条河流——黄浦江与苏州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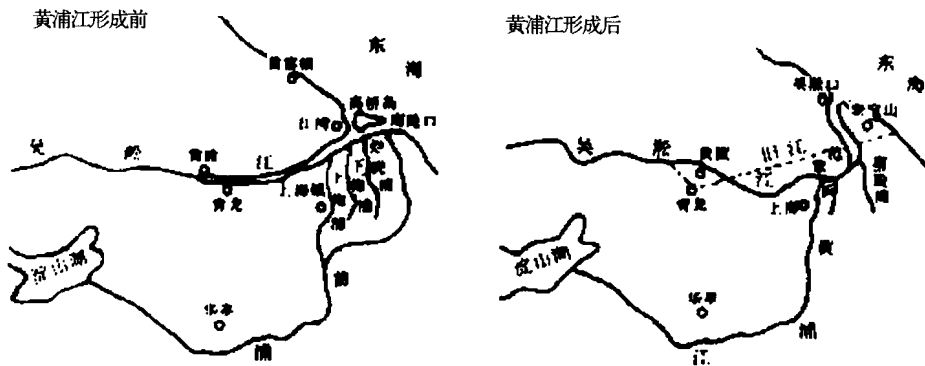


图2 黄浦江下游河道改变示意图

相关。从地图上端详上海，第一个印象就是贯穿南北的黄浦江与西行的苏州河。论河龄苏州河是老大姐，黄浦江是小妹妹，彼此牵手不过600年。

在远古时期，今上海市地区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出海主水道，这条出海水道下游的东段就是苏州河的前身。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时，这条无名出海水道曾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连接湖海的航运要道，姑苏城（苏州的前身）就坐落湖畔，扼守着湖海进出的咽喉，它的下游河道流经今上海地区，据说有“五汇四十二湾”。约在公元140年（东汉永和五年），这条出海水道有两个名字，西段称松江，下游东段称沪渎，这也是苏州河的初名。“沪”原为一种渔具，是细竹编成的竹栅，中间设一个可以翻启的门，先民利用沿海河道潮水有规律涨落的特点，将竹栅插入河中，涨潮时打开栅门鱼虾随潮水进入，落潮时关闭栅门，鱼虾尽获。用竹栅捉蟹的土办法至今在上海仍不罕见。“渎”是指河流单独入海，“沪渎”之名始见于《晋书》（修于644—646年），它保留了上海先民走近大海的最早记忆。

汉唐时代的今上海地区是个平静、开放的滨海门户。松江、沪渎是西通苏州的捷径。东晋时（317—420年），沪渎入海口处曾修筑沪渎垒（今青浦镇西），是抵御海寇的哨卡，设东、西两城，但不足百年就被废弃。9世纪沪渎南岸设有青龙港，是来自新罗（今朝鲜半岛）、日本的海船的停泊点，矗立的七级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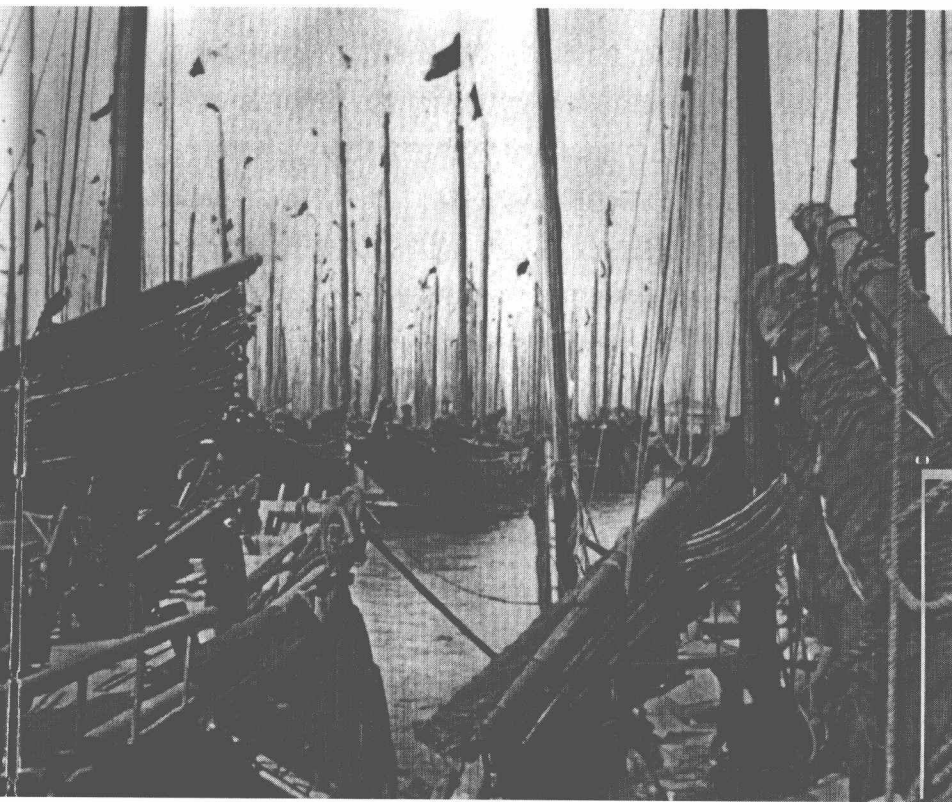


图3 云集上海的沙船

德寺塔（俗称青龙塔）是居民为祈求航海平安建造的。夜间塔顶悬挂灯火，引领航船进出。1979年在浦东川沙东部出土的川杨河木结构古船残骸，提供了当地在6世纪到7世纪沿海航运的证物。元代（1271—1368年）由于吴淞江下游淤浅，太湖的出海航道一度北移由浏河口（今江苏省太仓县浏河镇）的浏家港出海。沪渎垒的东城坍入江中，仅余西南一角；西城地近芦浦，俗称芦子城，其实只是一个古渡口。如今芦子城、沪渎垒的遗迹仅留在古人吟诗抒怀的书卷上，无踪可寻。

黄浦江原是吴淞江下游的支流之一，相传今上海地区曾是楚国公子黄歇（又名春申君）的封地，他率民疏通河道，减轻旱涝之灾，于是，这条河道被称为“黄歇浦”、“黄浦”、“申江”。明初（1403年）因吴淞江下游淤塞成陆，才疏通范家浜，南接黄浦，让黄浦江充当出海主航道，携带苏州河水入海。16世纪初期的黄浦江汇集了太湖80%的排水量，江面宽近1公里，水深可行大船，足以抵御海潮，它自然是上海地区的第一大河，也是长江入海口的第一支流。

黄浦江下游的改道也是上海港兴起的契机，它打通了上海县城直通海洋的走廊（全长113.4公里）。但就在黄浦江开通入海航道的第12个年头（1415年），明廷因会通河开通，大运河航运恢复，决定罢海运改漕运，黄浦江的海运之门就此被关闭

近400年。同期的松江府城是府境漕粮的集中点和起运地，黄浦江就成为上海县粮船西进松江府城的重要航道。直到18世纪浏河口外逐渐形成沙州，阻碍海船进出浏家港，上海港才接替它承担起南北沿海贸易中转口岸的角色。

在上海地区，沪渎、申江是穿越古今、携手入海的姐妹河，她们滋养着先民在这片滨海滩地上世代繁衍，近代上海的中心舞台也是在她们身旁展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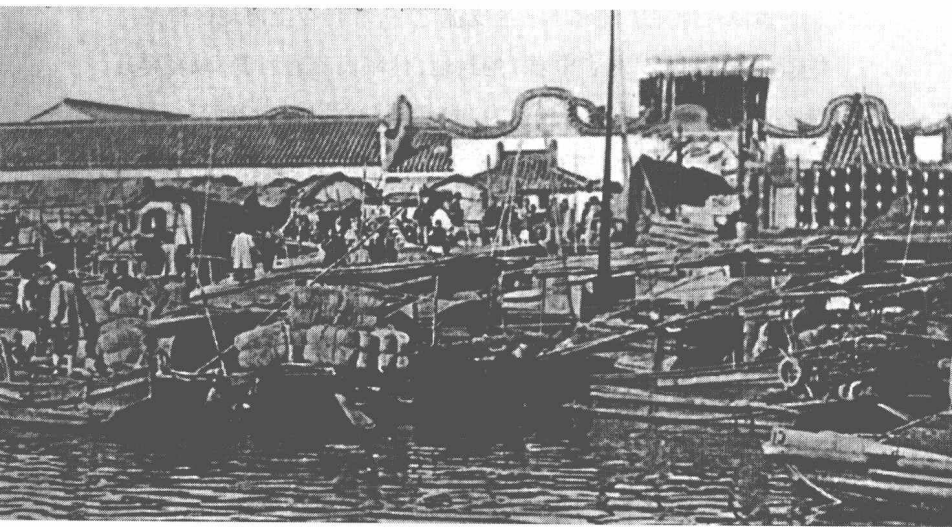


图4 小南门外的码头

仰视苏杭的港城

元代的今上海地区已有两个县：松江县、上海县，上海镇是次于松江镇的第二镇。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范围内，苏州城排名第一，与杭州并称为人间天堂，上海不过是天堂门外没有城墙的小县城。上海方言属吴语区内太湖片的苏沪嘉小片，清初沪城南门外河畔遍种桃花，人称“小西湖”。

在明代（1368—1644年）中后期，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曾是中日两国海盗集团袭扰的目标，上海地区的城乡几乎无一幸免。持续近两个世纪的倭寇进犯，迫使上海县于1553年仓促修筑城墙。四座城楼高3层，其中位于城东北的丹凤楼建在城墙之上，面向黄浦江，极目数十里，是上海的最高点，城墙脚下就是上海港的停泊区，帆樯如林。

明清两代的上海港是东南沿海地区的贸易重地，也是国内沿海地区南北贸易的中转港，在明中叶号称“小苏州”，19世纪中期称“小广州”。当时闯荡北洋的沙船业主多来自上海附近濒海地区（崇明、通州、海门、宝山等县），18世纪由浙东绍兴籍商人开办上海首家钱庄，向店铺和北洋船帮放款。江南特产土布也成为远销热门货。1734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The Ea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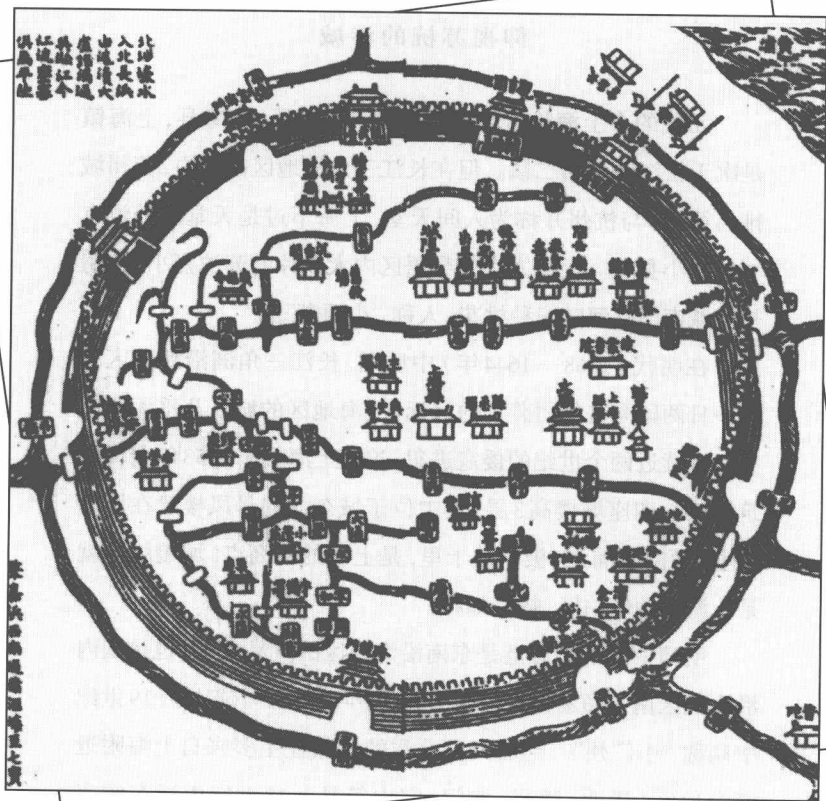


图5 上海县城地图 (清嘉庆年间, 1796—1820年)